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第二函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八

白下蔡昇元放甫評點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內有長子外有強臣齊景乃必欲立一孺子三荼以遂其溺愛之心不顧貽後來之患究竟愛之反以害之徒以自成其愚耳越人之進西施固是欲蕩夫差之志但吾觀西施之于吳不過妖艷善媚耳皆是婦人之常非有奸謀毒計于預政事足以敗壞吳國也至于夫差之過自在侈泰驕矜遠忠用佞窮兵黷武不恤民力其事本與西施無干使夫差當日任用忠賢恤民修政雖百西施何足以敗吳國耶

人臣之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阿諛取容者固是奸佞之事然知進而不知退亦君子之所譏也伍員之于夫差屢次諍言不爲不切乃不見聽而反加叱責已有可退之理矣乃必嘵嘵不已以取厭于人主而開讒譖之端宜其有屬鏤之禍也

子貢之說列國全在利害上立論竟是策士之祖不似聖賢門風

子貢遊說之言雖不全合于道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自爲欲救宗國之患難其勢不得不然既不爲榮祿而又不受他人饋遺則其根本處原無暇疵畢竟是聖門體段

話說越王句踐欲訪求境內美女獻于吳王文種獻計曰願得王之近豎百人雜以善相人者使挾其術遍遊國中得有色者而記其入地于中選擇何患無人

可得美色而不致驚擾民心甚是好計

句踐從其計半年之中

開報美女何止二千餘人句踐更使人覆視得尤美者二人因圖其形以進那二人是誰

西施

鄭旦

那西施乃苧蘿山

在請暨

下採薪者之女

採薪人乃生如此美女大奇

其山有東西

二村多施姓者女住西村故以西施別之鄭旦亦在西村與施女比

鄰又有一個偏又

臨江而居每日相與浣紗於江紅顏花貌交相映

發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句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服以綺羅之

衣乘以重幃之車

陸然高貴

國人慕美人之名爭欲識認都出郊外迎候

道路為之壅塞

浙人固應有如此高興

范蠡乃停西施鄭旦於別館傳諭欲見

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

一錢一釐大似弄戲法者

設櫃收錢頃刻而滿美人登朱

樓凭欄而立自下望之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美人留郊外三日所

得金錢無算

本錢想必到家了一笑

悉輦於府庫以充國用句踐親送美人別

居土城今會稽縣東六里使老樂師教之歌舞學習容步俟其藝成然後啟

進吳邦時周敬王三十一年句踐在位之七年也先一年齊景公杵

臼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軫薨世子章越女嗣立其時魯方多

故而晉政復衰齊自晏嬰之死魯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國之

強甲於天下夫差恃其兵力只因四字見識便差有薦食山東之志諸侯無不

畏之就中單說齊景公夫人燕姬有子而妖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

陽生最長荼最幼荼之母鬻妙賤而有寵景公因母及子愛荼特甚

君之愛人殃之而已號為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餘歲不肯立

世子欲待安孺子長成而後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屬世臣國夏國

子高張高國使輔荼為君大夫陳乞陳無字素與公子陽生相結恐

陽生見誅勸使出避陽生遂與其子壬及家臣闞止同奔魯國景公

果使國高二氏逐羣公子遷於萊邑景公薨安孺子荼既立國夏高

張左右秉政陳乞陽爲承順中實忌之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高國

有謀欲去舊時諸臣改用安孺子之黨諸大夫信之皆就陳乞求計

陳乞因與鮑牧鮑國之孫倡首率諸大夫家眾共攻高國殺高張國夏出

奔國於是鮑牧爲右相陳乞爲左相立國書國夏族高無平高張子以

繼二氏之祀安孺子年纔數歲言動隨人不能自立陳乞有心要援

立公子陽生陰使人召之於魯陽生夜至齊郊留闕止與共子壬於

郊外自己單身入城藏于陳乞家中陳乞假稱祀先請諸大夫至家

共享祭餘諸大夫皆至鮑牧別飲於他所最後方到陳乞候眾人坐

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請共觀之眾皆曰願觀於是力士負巨囊自

內門出至于堂前陳乞手自啟囊只見一個人從囊中伸頭出來視

之乃公子陽生也眾人大驚陳乞扶陽生出南向立謂諸大夫曰立

子以長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爲君今奉鮑相國之命當面請說

改事長公子鮑牧時曰言曰吾本無此謀何得相誣欺我醉即陽生

向鮑牧揖曰廢興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在大夫度義可否何問謀

之有無陳乞不待言終強拉鮑牧下拜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

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車乘已具齊奉陽生申車入朝御殿即位

是為悼公即日遷安孺子于宮外殺之齊景好愛法悼公疑鮑牧不欲立

已訪于陳乞乞亦忌牧位在已上遂陰譖牧與羣公子有交不誅牧

國終不靖於是悼公復誅鮑牧立鮑息牧之子以存鮑叔牙之祀陳乞

獨相齊國國人見悼公誅殺無辜頗有怨言再說悼公有妹嫁與邾

子益為夫人益傲慢無禮與魯不睦魯上卿季孫斯言于哀公名蔣定公

子引兵伐邾破其國執邾子益因於負瑕在兗州府臨陽縣即灌陽關也齊悼公大

怒曰魯執邾君是欺齊也遂遣使乞師於吳引賊入來約同伐魯夫差

曰吾欲試兵山東今有名矣遂許齊出師魯哀公大懼即釋放邾子

益復歸其國使人謝齊桓公使大夫孟公悼辭于魯王言魯已服

罪不敢勞大王之軍厥夫差怒曰魯師行止一憑齊命吳豈魯之屬

國耶寡人當親至齊國請問前後二命之故橫着腸子此孟公悼使

退魯聞魯王怒魯遂使人送欵于魯反約魯王同伐魯國夫差欣然

即日起師只是他自要試兵何嘗有為人之處同魯伐圍其南鄙魯舉國驚惶皆以

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着甚時陳乞已卒子陳桓秉政乘國人不順謂

鮑息曰子盍行大事外怨而內以報家門之仇息辭以不能桓

曰吾為子行之乃因戰師進鳩酒毒殺悼公已自獨相却交遷

以疾訃于魯軍曰上聖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天代大王

行誅幸賜矜恤勿隕社稷願世世服事上國夫差乃班師魯師亦歸

國人皆知悼公死于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愛而忘其惡小陳

恒立悼公之子壬是為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乃以陳恒為右相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八

闕止爲左相昔人論齊禍皆啟于景公詩曰

從來溺愛智逾昏

繼統如何亂弟昆

莫怨強臣與強寇

分明自己鑿凶門

時越王教習美女三年技態盡善飾以珠幌坐以寶車所過街衢香風聞于遠近又以美婢旋波移光等六人爲侍女使相國范蠡進之

吳國夫差自 **齊**回吳范蠡入見再拜稽首曰東海賤臣句踐感大王

之恩不能親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內得善歌舞者二人使陪臣

納之王宮以共灑掃之役夫差望見以爲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

子胥諫曰臣聞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 **國**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

國之物王不可受 諫得大不在行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句踐得此美女不

自用而進于寡人此乃盡忠于 **吳**之證也相國勿疑遂受之二女皆

絕色夫差並寵愛之而妖艷善媚 此四字等不得壞處更推西施爲首于是西

施獨奪歌舞之魁居姑蘇之臺擅尚房之寵出入儀制擬于如后卿

且居吳宮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年而死夫差哀之葬于黃茅

山太湖之南立祠祀之今山下有此是後話且說夫差寵幸西施令王孫

維特建館娃宮于靈巖之上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銅溝玉檻飾以珠

玉為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屨音廊何為響屨屨乃鞋名鑿空廊下之

地將大甕鋪平覆以厚板令西施與宮人步履繞之錚錚有聲故名

響屨也沒甚有趣今靈巖寺圓照塔前小斜廊即其址也高啟館娃宮詩

云

館娃館中館娃閣

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時高未極

不能望見越兵來

王禹偁有響屨廊詩云

廊壞空留響屨名

為因西女繞廊行

可恨伍相終屍諫

誰記當時曳履聲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井名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
妝夫差立于傍親爲理髮又有洞名西施洞夫差與西施同坐於此
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跡又嘗與西施鳴琴于山巔今有琴臺
又令人種香于香山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今靈巖山南望一水
直如矢俗名箭涇卽採香逕故處又有採蓮涇在郡城東南吳王與
西施採蓮處又於城中開鑿大濠自南直北作錦帆以遊號錦帆涇
高啟詩云

吳王在日百花開

畫船載樂洲邊來

吳王去後百花落

歌吹無聞洲寂寞

花開花落年年春

前後看花應幾人

但見枝枝映流水

不知片片墮行塵

年年風雨荒臺畔

日暮黃鸝腸欲斷

豈惟世少看花人

從來此地無花看

又城南有長洲苑為遊獵之所又有魚城養魚在吳縣橫山鴨城畜鴨在

外鷄陂畜鷄酒城造酒又嘗與西施避暑于西洞庭之南灣灣可十

餘里三面皆山獨南面如門闕吳王曰此地可以消暑因名消暑灣

張羽又有蘇臺歌云

館娃宮中百花開

西施曉上姑蘇臺

霞裙翠袂當空舉

身輕似展凌風羽

遙望三江水一杯

雨點微茫洞庭樹

轉面凝眸未肯回

要見君王射麋處

城頭落日欲棲鴉

下堦戲折棠梨花

隔岸行人莫倚盼

干將莫耶光粲粲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蘇臺爲家四時隨意出遊絃管相逐流連忘返
惟太宰嚭王孫雄常侍左右子胥求見往往辭之耳不聽越王句踐

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遊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曰臣聞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歲年穀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于吳以救民

機天若棄吳必許我貸句踐即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使引見吳王

吳王召見于姑蘇之宮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

登人民饑困願從大王乞大倉之穀萬石以救目前之饑明年穀熟

即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吳越民之饑即吳民之饑也吾何愛

積穀不以救之此却是吳王好處時子胥聞越使至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

及聞許共請穀復諫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勢非吳有越即越有吳吾

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饑困而乞糴也將以空吳之粟也與之不加

親不與未成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句踐因于吾國却行馬前諸儀

無不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生貢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虞乎

這便是

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宴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

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遊于姑蘇之臺矣吳王曰句踐業以稱臣焉

有臣而伐君者歎極子胥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以當辨其非君

臣之比不當伯嚭從旁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

好折法又帶奉承妙因奏曰臣聞葵丘之盟遏糴有禁為恤鄰也况越吾貢獻

之所自出乎明歲穀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于吳而有德于越何憚

而不為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粟

于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饑餒

敢不如約文種領穀萬石歸越王大喜羣臣皆呼萬歲句踐即以

粟頒賜國中之貧民百姓無不頌德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于文種

曰寡人不償吳粟則失信若償之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

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以熟穀還**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歎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見其穀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植之於是國中皆用**越**之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饑夫差猶認以為地土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又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聞**吳**國饑困便欲興兵伐**吳**文種諫曰時未至也其忠臣尚在**越**王又問于范蠡蠡對曰時不遠矣願王益習戰以待之**越**王曰攻戰之具尙未備乎蠡對曰善戰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兼人之技大者劔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師教習不得盡善臣訪得南林在山陰縣南有處女精于劔戟又有**越**人陳音善于弓矢王其聘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單說處女不知名姓生于深山之中長于無人

之野不繇師傅自然工于擊刺使者至南林致**越**王之命處女即隨

使北行至山陰道中遇一白髮老翁立于車前問曰來者莫非南林
處女乎有何劍術敢受**越**王之聘願請試之處女曰妾不敢自隱惟
公指教老翁卽挽林內之竹如摘腐草欲以刺處女竹折未墮于地
處女卽接取竹末以刺老翁老翁忽飛上樹化爲白猿長嘯一聲而
去使者異之處女見**越**王**越**王賜坐問以擊刺之道處女曰內實精
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婦奪之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捷若騰兔追
形還影縱橫往來自不及瞬此數語得劍術之奧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
萬大主不信願得試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攢戟以刺處女處女連接
其戟而沒之**越**王乃服使教習軍士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歲餘處
女辭歸南林**越**王再使人請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興**越**亡**吳**故遣
神女下授劍術以助**越**也再說**越**人陳音以殺人避仇于**越**范蠡見
其射必命中言于**越**王聘爲射師王問音曰請聞弓弩何所而始陳

音對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實

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有孝子不忍見其父

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時為之歌曰斷木續竹飛土逐肉經妙

古諺諺內謂禽獸至神農皇帝興絃木為弧剝木為矢以立威于四方有弧

父者生于圖之荆山生不見父母自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

其道傳于羿羿傳于逢蒙傳于琴氏琴氏以為諸侯相伐弓矢不能

制服乃橫弓著臂弩柄施機設樞加之以力其名曰弩琴氏傳至楚

三侯熊渠之子也圖絲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備禦鄰國臣之前人受其道

于圖五世于茲矣弩之所向鳥不及飛獸不及走惟王試之圖王亦

遣士三千使音教習于北郊之外音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去

人不能防三月盡其巧陳音病死圖王厚葬之名其山曰陳音山在山

山陰縣西南四里此是後話髯仙詩云